經律異相卷第二十一 聲聞現行惡行僧部第十 丙

梁沙門 僧旻 寶唱 等集

調達與佛結怨之始一

調達欲害佛及佛弟子二

調達博學兼脩神足止要利養三

調達拘迦利更相讚歎四

調達就佛索眾不得翻失眷屬五

調達先身為野狐六

調達欲假陵拘毘身入地獄七

提婆達多昔為野干破瓶喪命八

提婆達多昔為獮猴取井中月九

提婆達多先身殺金色師子十

提舍等四比丘受罪輕重十一

善星比丘違反如來謗無因果十二

調達與佛結怨之始一

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眾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恚共曉喻卿欲毀佛由如舉手欲擲日月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生世世如是過去世時有梵志女端正殊妙

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假使處女與明　經律異相卷第十三　第張　丙
經者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
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一人博達高
年朽耄面醜眼青父母愁憂女亦
懊惱云何當爲此人作婦可以然鬼
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
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聞彼梵
志請諸同學欲處於女尋時往詣難
問諸梵志等皆窮無辭五百之衆智
皆不及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
喜吾求女智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
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爲我妻宜以
賜我所得施遺悉用與卿傷哉年高
勿相毁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
人情我應納之三月畢竟即以處女
用與年少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即相
毁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
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
懷害佛告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
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
瞿夷是出生經第一卷
調達欲害佛及佛弟子二
調達與阿闍世王共議毁佛及諸弟子

王勅國人不得奉佛時舍利弗等及波
和提比丘尼等各將弟子去到他國唯
佛與五百羅漢住崛山中調達至王
所言佛諸弟子今已逆散尚有五百弟
子在佛左右願王明日請佛入城吾
當飲五百大象使醉令踰煞之吾當
作佛教化世間王聞歡喜即往請佛
佛知其謀荅言大善王退而去還報
調達明日食時佛與羅漢共入城門
醉象鳴鼻而前唐突牆壁樹木折
敗一城戰慄五百羅漢飛在空中獨
有尊者阿難在邊醉象齊頭徑前
趣佛佛舉五指為五師子同聲俱吼
震動天地醉象伏地不敢舉頭醉解
垂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欽肅世尊
徐前至王殿上與諸羅漢食訖呪願
王白佛言禀性不明信彼讒言興造
逆惡願垂大慈恕我迷愚佛告阿闍
世及諸大衆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
由名譽以致大罪何等為八利衰毀
譽稱譏苦樂自古至今尠不為惑佛
即說偈稱佛曰昔有國王喜食鴈
肉常遣獦師張網捕鴈日送一鴈以

經律異相卷第二十 第二張 西

供王食時有鷹王將五百鷹飛下求食鷹王墮網為獵師所得餘鷹驚飛唯佪不去時有一鷹連翩追隨不避弓矢悲鳴吐血晝夜不息獵師見之感悼其義即放鷹王令相隨去舉鷹得王歡喜迴繞介時獵師具以聞王王感其義斷不捕鷹時鷹王者我身是也一鷹者阿難是也五百群鷹今五百羅漢是也食鷹國王者今大王是也時獵師者今調達是前世已來恒欲害我我以大慈之力因而得濟不念惡惡自致得佛王及群臣莫不歡喜

出法句經第四卷

調達博學兼修神足止要利養三

昔有比丘名曰調達聡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陁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万為載不勝後意轉退漸生惡念望人供養者世利養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脩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

教化世尊告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
學四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是
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
我說神足者恐有勝己耶在不如調
達即捨如來往舍利弗所求神足道
時舍利弗謂調達曰汝今且置何不
脩四非常調達思惟此舍利弗智慧
第一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
吾所誦習無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
之道況舍利弗豈能解乎即便捨去
至目連所求神足道目連語曰止止
調達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復當精
脩四禪尒乃得神足道可調達恚怒
此目連者自誇神足無與等者所以
不與我者恐其不如我若得者已無
名譽吾今處處學神足道皆不教我
吾弟阿難多聞博學衆德具足吾今
當往問之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
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
他方處處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之
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麁
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麁以心舉身
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

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牀從
行吳福壽字第十張[illegible]六
牀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
變踊沒自由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
頭上五處面如桃華在阿闍世太子
膝上或笑或號現嬰兒態然太子知
是調達身終日說排無有猒足或嗚
噈唾或舐其身傳左右手太子思
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能作無數變
化向闍世曰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
不令有乏尒時眾多比丘見阿闍世
供給調達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
等勿貪調達供養調達自陷亦陷他
人二俱墮罪如芭蕉樹愚人求實不
能剋獲竹蘆亦然騾懷身二命俱
喪昔有群鷲各各孚乳鷲告其鷲
曰汝若學飛懸在虛空見地如縣慎
勿上過有隨藍風傷害汝頭腦支
節各在異處時鷲不隨父教飛越過
量為風所吹喪命異處汝等比丘勿
興斯意比丘當知猶如群鷲告語諸
子汝等自護莫至其處彼有獵者恪
獲汝身分為五分時諸鷲子不隨其
語便至其處共相歡娛便為獵者所捕

汝有安隱還得歸者絕聞世子汝從
何来子㹀父母我等相将至彼處觀
不見𢹂者唯覩長縱而追我後竄語
其子此縱逐汝由来久矣先祖父毋
皆由此縱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
如孟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屎盡已
自食訖復自大便調達比丘貪欲供
養亦復如是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
要當蘇煎麦食餚時官馬駒謂其
毋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
其命然食以草噉以凉水馬告其
子汝等慎勿興此意羨彼蘇煎麦也
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適節會新歲
垂至家家縛餚投於鑊湯舉聲哮嘆
馬毋告子汝等頗憶蘇煎麦不欲
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當
熟方知煎熬情分食草時復還美讃
而不敢佛說偈言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身
士以貪自喪　出出曜經第十卷
調達𢹂迦利更相讃歎四
佛告諸比丘調達凶危機相擧嘆拘
迦利比丘讃嘆調達調達亦復嘆拘

迦利其彼二人無義無理諸比丘聞
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長回回
依正典緣法律教以信出家橫歎調
達調達嗟歎拘迦利益以非為是以
是為非佛言此輩愚騃前世亦然過
去世時黃門命過棄捐樹間時作
盡孤烏鳥共來食肉更相讚歎烏曰
君體如師子　君頭若仙人腦由處中王
善哉如好華
盡孤讚曰
唯尊在樹上智慧最第一明照於十方
如積紫磨金
如是往反時大仙人言橫相嗟歎言
虛無實盡孤者調達是烏者拘迦
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 出佛說盡孤烏經
調達就佛索眾不得翻失眷屬五
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立白佛言我覩如來顏色變易諸根
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
自閑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眾願見
付授我當教戒如佛無異隨時供養
四事不乏佛曰咄愚癡人不慮後殃
舍利弗目連比丘由尚不付況汝瞰

情弊惡之人而可付授聖衆調達內
興妬嫉聞世尊語倍生恚怒如來今
日讃嘆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
小弟子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
界衆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時調達
比丘即從坐起礼足而退在在国章
巧言爲辞誑惑俗人誘得數十在在
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佛與大衆
圍遶說法時調達告已弟子曰汝等
莫聽瞿曇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一
深經好義當以相教但求方便欲壞
聖衆佛言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
聖衆後備受報其痛難忍調達固執
不改知其意正佛觀過去因緣宿對
知不可迴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亦
將五百弟子俱遊寳積山側菩薩
門徒寛仁柔和教以正法脩持禁戒
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之衆出言
麁獷語輙興恚與弟子語如怨鬪訟
弟子厭患盡共捨之往就菩薩並自
稱說吾有千弟子衆德具足與世殊
絶誰能及者調達恚怒即發惡願與
人令曰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成

佛我當壞其徒衆如今無異如来觀
知調達必壞聖衆定無有疑如来即
從坐起捨衆而去有五事知不得壞
亂衆僧一者如来目前如来威神不
捨本譖故二者如来般涅洹後設有
人言我今成佛違家正覺應當問之
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三者未曾
有惡時四者比丘不覺利養五者智
慧神足弟子和合如来以宿命智觀
必知調達當壞亂衆僧如来即捨而
去調達在後與衆說法若有衆生事
我為尊承受教戒當習五法（五法文多不載）諸
有比丘脩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
漏成無漏何假瞿曇八直行耶語舍
利弗目連言吾獲大利成三界尊傑
如来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
欲安眠卿等二人與聖衆說法調達
右脅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勉調達
左脅在地天神復歎誑有言語鼾聲
現外穢氣遠徹目連以神足力飛騰
虛空作十八變坐卧經行涌沒自由
舍利弗告衆會人如来身神德無量
具足一切智前達無窮却達無極如

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為習者之 經異相卷第十一 第十張 丙
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衆者
五分法身皆悉成就可欽可貴承事
供養為衆生良祐福田時諸比丘各
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就
華棄本逐末今觀二賢所說世之希
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衆不
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坐起
五百比丘皆亦相隨目連在後近隨
而去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蹴調達曰
弊惡調達何為航睡舍利弗目連二
人將汝弟子去盡調達寤覺甚懊
感出調達因佛泥色經孫步建律略同
調達先身為野狐六
乃往古昔有一摩納此云善人在山窟中誦
刹利書有一野狐往其左右尊聽誦
書心有所解作是念如我解此書語
足作諸獸中王便起遊行逢一羸瘦
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煞我荅言
我是獸王汝不伏我彼言願莫見煞
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
一狐問荅如上如是展轉伏一切狐復
以羣狐伏一切為復以衆為伏二切

經律異相第四十七　第十三張　丙

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便推得作
獸中王復作是念我為獸王不應以獸
為婦便乘白象使諸羣獸圍迦夷國
數百千匝王遣使問何故如是野狐
荅曰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若不與我
當滅汝國使還白王王集臣議唯除
一臣皆云應與國之所恃唯賴為馬
我有為馬彼有師子為馬聞氣懾怖
伏地戰必不如何惜一女而喪一國
時一大臣聰銳遠略白王言臣觀古
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婚
雖弱昧要煞此狐群獸散走王即問
爲大臣荅言王但遣使剋期戰日從
求一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畏
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勑
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然後出軍
軍陣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
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墮墜于地
群獸散走佛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現領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告諸比丘尒時迦夷王者我是聰叡大

目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
出未生王經出雜譬喻經第四卷
調達欲侵陵拘夷身入地獄七
調達在羅閱城興謀害心後事必露
時阿闍世王語調達曰汝宜出國不須
住此十六大國莫不聞知調達造惡向
於如來調達聞已內懷憂感便還本
國志結所經唐突菩薩宮內語瞿夷
曰我欲拜汝為第一夫人不審聖女
為可爾不瞿夷語曰前汝右手吾欲
把之調達舒手便把扼腕骨碎五指
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蘇是時調達
轉進入宮踞菩薩牀宮人見之捉擲
牀下即傷左髂不堪行來舉還本舍
諸釋皆嫌皆來告語汝今宜可詣佛
懺悔調達聞之私設巧詐密作鐵爪
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瞋恚爾時
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
有身無瘡瘡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
何無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佯如懺悔
以爪摑壞其腳毒氣流溢自當取
死諸人輦舉往詣世尊去三七何語左
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在地

時身大沸出經果其身將入地獄（[illegible]）

提婆達多昔為野干破瓶喪命入（[illegible]）

佛住王舍城是時提婆達多欲破和
合僧比丘三諫而亦不止佛言過去
世時波羅奈國有一婆羅門於曠野
中造立義井供給行者日已向暮有
羣野干來欲殘水有野干王不飲[illegible]
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水已戴罐高
舉撲破諸野干輩善意語之而不從
受如是非一破十四罐時婆羅門伺
見野干便作木罐堅固難破入易出
難持著井邊捉杖伺之野干羣集
王如前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
門捉杖來出打殺野干時野干王者
今提婆達多是時羣野干者今諸比
丘諫提婆達多者是（出僧祇律第八卷）

提婆達多昔為獼猴取井中月凡

佛住王舍城時諸比丘為提婆達多作
舉羯磨六羣比丘即同提婆達多同
語同見佛告比丘過去世時於空閑
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
律樹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時獼猴

王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死落乃 [illegible]
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
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王言
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
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王語
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
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時獼
猴王者今提婆達多是今時餘獼
猴者今六群比丘是 (出僧祇律第七卷)
提婆達多先身救金色師子十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起一惡心向三世
佛等若辟支若羅漢及著染衣人諸
沙門等獲罪無量所以者何染色之
衣是賢聖摽式若能發心禮染衣人
獲福難量我由信心敬戴之故致得
成佛阿難白言昔往敬心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古昔無量劫時閻浮提有大
國 ([illegible]國 [illegible]經第六) 王名提毗領八万四千諸小
國王世無佛法有辟支佛在於山間
坐禪行道時諸野狩咸來親附有一
師子名号跡迦羅毗 (梁言堅誓) 軀體金色
光相煥然食草啖果不害群生時有
獦師剃頭著袈裟內佩弓箭行於澤

中見師子睡眠（林思經云武只立旦）便以毒箭射
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著袈裟便
自念言此染衣者善人標相我若害之
則為惡心向諸賢聖思惟還息箭毒
內行命在不久便說偈言
耶羅婆奢沙婆呵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雨血諸天
駭惕即以天眼觀見獵師殺於師子雨
諸天花供養其屍是時獵師剝師子
皮奉提毗王時王念言經言有獸金
色必是菩薩問獵師言師子死時
有何瑞應答言如上王聞是語悲喜
交懷信心益猛即召諸臣耆舊智人
令解是義時空林中有一仙人字奢
摩為王解說耶羅其義唯剃頭著染
衣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奢沙者皆
是賢聖之相近於涅槃婆呵者當為
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於時仙人解
是語已提毗歡喜即召諸王悉集此
處作七寶車張師子皮表示一切悉
共敬戴燒香散花而以供養後復打
金為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余時師
子由發善心向染衣人十億万劫作

轉輪聖王佛告阿難時師子者我[illegible]
身是時國王者今彌勒是時仙人者
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提婆達多
是出賢愚經第十三卷
提舍等四比丘受罪輕重十二
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告
諸比丘有四大泥犁一提舍大泥犁
身出火炎長二十肘二瞿波梨大泥
犁身出火炎長三十肘三調達大泥
犁身出火炎長四十肘四米伽梨大
泥犁身出火炎長六十肘諸有人民欲
求安隱獲其氣者若二十大海水灌
彼身上彼海水盡火故不滅猶如融
銅若有人以二十海滿水澆融銅水
滿速滅提舍比丘火炎不滅若復有
人欲求安隱獲其義者復以二十大
海水灌其身上彼水速盡提舍比丘
愚人遮此丘僧使一日不得食便提
舍比丘入大地獄瞿波梨比丘者人
欲使安隱獲其義者以大海水灌其
身上彼海水速盡譬如二日所融銅
或有一人以三十海水著融銅中消
盡瞿波梨比丘愚人或有人逆欲使

獲安隱義者以三十大海水灌其
身上大海水速盡瞿波離比丘愚人
謗舍利弗目揵連比丘身壞命終生
三惡道墮鉢頭摩地獄瞿波離比
丘入大泥梨調達大泥梨若復有人
欲使獲安隱義者復以四十大海水
灌其身上彼大海速盡彼火不滅
辟如三日所融銅若有人以四十渧
水著融銅中即時消盡無餘調達愚
人若有人起欲使獲安隱義以四十
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盡彼
火不滅所以然者調達愚人欲害如
來殺阿羅漢比丘尼壞亂比丘僧身
壞命終三惡道生阿鼻地獄調達比
丘入大地獄身出火炎長四十肘諸
有比丘彼末佉梨大泥梨若有一人欲
使安隱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海
水速盡彼火不滅辟如四日所融銅若
有人以六十渧水著融銅中即時消
盡末佉梨亦復如是以六十大海水
灌其身上大海水速盡此火不滅此
末佉梨愚人教受百拘梨人使行邪
見 出四泥梨經

經律異相卷第二十二　第十九張　尚

善星比丘違反如來謗無因果十二

佛言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善星比丘
為我給使我於初夜為天帝釋說諸
法要弟子之法應後師眠尒時善星
以我久坐心生惡念時王舍城小男
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則語汝若不止
當將汝付薄拘羅鬼尒時善星反
被拘執而語我言速入禪室薄拘羅
来帝釋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復得
入佛法中耶我言亦有佛性當得無
上菩提我雖為是善星說法而彼
都無信受之心我在迦尸國尸婆富
羅城善星為我給使我入城乞食無
量衆生虛心渴仰欲見我跡善星隨
後毀滅既不能滅而令衆生生不善
心我入城已於酒家舍見一尼乾捲
脊蹲地食酒糟善星言世間若有
阿羅漢者是人最勝何以故是人所
說無因無果我言癡人汝常不聞阿
羅漢者不飲酒不害人不欺誑不盜
婬如是之人殺害父母食噉酒糟共
何而言是阿羅漢是人捨身必定當
墮阿鼻地獄阿羅漢者永斷三惡云

出置何處荅言癡人汝今不識是實
林耶得何等身荅言我得食吐鬼身
善星言世尊苦得尼乹生三十三天我
言癡人阿羅漢者無有生處云何而言
苦得生於三十三天如来與迦葉往
善星所善星遥見生惡邪心生身陷
入陷阿鼻獄辟如有人没圊廁中有
善知識以手挽之若得首髮便欲拔出
久求不得尒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覓
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濟終日求之
乃至不得如毛髮許是故不得拔其
地獄（出大涅槃經第三十七卷）

經律異相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